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秦村往事/安昌河著. —北京: 新华出版社,2007.5

ISBN 978-7-5011-7975-6

Ⅰ.秦… Ⅱ.安… Ⅲ.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Ⅳ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7）第063952号

秦村往事

策　　划: 胡　杨
责任编辑: 李国萍
装帧设计: 李彦生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网　　址: http://www.xinhuapub.com
地　　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
邮　　编: 100040
经　　销: 新华书店
印　　刷: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开　　本: 787mm×1092mm　1/16
印　　张: 24.5
字　　数: 530千字
版　　次: 2007年5月第一版
印　　次: 2007年5月第一次印刷
书　　号: ISBN 978-7-5011-7975-6
定　　价: 38.00元

本社购书热线:（010）63077122　中国新闻书店电话:（010）63072012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　电话:（010）69559371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【导　读】

爱城，土镇，秦村，纯朴的村民，离奇的故事，在这个环境中无声地演绎着……

秦往事之乡村恶少

【1-114】

“我六哥”，是一个在成长中非正常死亡的少年，他的出生给家族带来不幸。他一次又一次的“恶作剧”，将整个家庭一次又一次地拖入灾难，成了远近有名的“恶少”：他把屎尿拉在会计家尚未采摘的南瓜里；他用放火的方式表示对村长的强烈不满；他把村里唯一用来配种的大牯牛的生殖器用弹弓打坏了；他的不羁言行导致他两次在学期的第一天被撵出学校，第二次差点儿被打死……

“我六哥”被赶出家门不久，又被找回来“以恶治恶”，他表面上回到了家中，却依然是让人憎恶的“恶人”。

当真正的灾难降临，“我六哥”成了英雄，本来可以完全改变他恶人形象的壮举，却成了将他推向死亡的“恶行”。因为一个溺水者的死亡，他被直接认定为“凶手”，由此受到诅咒，审判……

唯一信任“我六哥”的叔叔在为“我六哥”清洗冤屈的过程中不幸罹难……

“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”为了惩治“祸害”，弟兄们将“正义”的拳头和棍棒狠狠地砸向自己的血脉同胞，一向凶悍的“我六哥”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，竟在微笑中绝望死去……

秦往事之肉米

【115-268】

“我”的曾祖父安子介即将去世，“祖父盼曾祖父早死，骂他是老畜生”。

自我放纵的“我”，市侩的出版商萧树，打棺材的木匠王天棒，身着血衣的祖先……如同一片片生气勃勃的绿叶，衬托着一朵行将凋谢的红花——曾祖父安子介。他与其干爹的老婆有染；他为了活下去，竟然把自己儿子的同母异父的妹妹纳入腹中；他的一次恐吓就能让“我”的同学一生胯下不举……与他有关联的女人们，每一个人都有一段传奇经历，将生命演绎得有声有色。就连女人的丈夫何五老爷、山狗、南瓜，同样也有光彩照人的瞬间，

可见在安子介“残忍”外表下，是一颗脆弱慈爱的心，是一个饱含人生酸甜苦辣的“人”字。

安子介人生的繁花开场到寂寞谢幕都如传奇般让人咋舌：“他们一涌而进，将我曾祖父从温暖的被窝里拎了起来。曾祖父吓坏了，就像一团破棉袄，被那些人拎到了外面，他提着裤子，衣服没来得及扣上扣子，袒露着惨白的干瘦的胸脯，赤脚站在地上直哆嗦，满是眼屎的双眼眨巴着，惊惧地看着那些人……”

曾祖父带着祖先们满身鲜血和贪欲走了出来，站在“我”的面前，我们彼此对视，彼此都觉得狰狞和陌生。那些过去的事和现在的事，都成了一个个悬念，不断抽丝剥茧地解谜的结果，让我们不得不一遍一遍地问自己：是生存重要，还是生命的尊严重要？道德的底线到底有多坚固、多脆弱？

秦腔往事之遍地肋骨

【269-387】

这是一个男人和一群女人的故事，生活总跟这群人开玩笑。牛三宝就要“结扎”了。在接受“结扎”前，他无限委屈和悲壮地与妻子进行了一场合欢。这“最后一次”，竟实现了牛三宝的夙愿，他有了一个儿子，他给他的这个儿子起名叫“牛天赐”。

牛天赐几乎是一个完人，他英俊，善良，勇敢，勤劳，好学还会功夫……更不得了的是，他还有一根为人惊慕的巨大的生殖器！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一个近乎完美的人，生活却像恶狗一样追赶着他——

因为年幼无知，和人家比胯下“鸟鸟”的大小，结果大姐牛大男被诱奸。牛天赐的悲剧从此开始……因为积怨，他不愿意与其妻杨秀秀同房，等到自己想把她真正变成自己的女人时，杨秀秀却意外怀孕了！接受这个于自己无关的孩子让他品尝太多的痛苦，等到终于视如己出的时候，孩子的爸爸却出现了！因为爱，因为歉疚，杨秀秀带着孩子离开了牛天赐……许是命运作弄，曾是女友的张大玉竟然嫁给了诱奸牛大男的二癞子；牛大男杀夫被执行枪决；牛小男因为乳房的切除，失去了刻骨铭心的爱情；赵雅秋仰慕牛天赐，但是牛天赐面对她却不举；王小丫是牛天赐初中就暗恋的同学，重逢时的她却是以“小姐”的身份出现……

牛三宝一直以为，上天注定儿子牛天赐就应该是“妻妾成群”、“儿孙满堂”，但是没想到后来牛天赐却是“阎王给了一条枪，三十年来没开张”的结果。也许牛天赐是失败的，他才智过人却更像是个傻子，他勇敢无畏却更像个懦夫……但是他教会了我们怎么去爱！

牛天赐最后死去了，他朴实得就像稻田里的谷穗，沉甸甸的金黄，盛装在牛车上，一路缓行，直抵心灵。

秦淮往事之乡村恶少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1 我大伯娘曾经说过，早晓得我六哥会给秦村、给我们家带来这么多、这么大的灾难，在生他的时候，就应该两腿一紧夹死他。

我娘说，生我六哥的时候，就算我大伯娘想要夹死他，也是不可能的。我娘说，在生我六哥之前我大伯娘生了五胎，没想到生六哥时遇上难产——生了三天三夜，我大伯娘连屎尿都憋出来了。我娘说，我六哥生下来后，抱到我大伯面前，我大伯提起来就要把他扔出去喂野狗。那三天三夜，我大伯和大伯娘一样没有合一下眼睛，因为担心和焦急，他的嘴巴起了燎泡，眼睛红得跟兔子眼似的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最后听说终于生下来后，我大伯摇摇晃晃，一个筋斗栽倒在地，起来就说要将我六哥扔了，不养活他，说他是祸害，是害人精。

害人精，早点弄死的好，免得长大了继续害人，我大伯说。

后来连我爹都佩服我大伯有远见，认为当初真应该听我大伯的。我还以为他当时说的是气话，却没想到果真是那样子的，我爹说。

我六哥生下来就不吃奶，只是哭，哭声又细又弱，跟只病怏怏的猫似的。刚刚从死神的门槛上逃脱回来的我的大伯娘，又开始为怎么救活我六哥操心忙活了，她不厌其烦地将奶头往我六哥的嘴巴里塞，把奶汁射到他的脸上、嘴唇上。

他从来就没想过要好好活。我娘说。

就在大伯娘为我六哥怎么也不开口吃奶感到一筹莫展、焦急万分的时候，我六哥却突然嘟哝嘟哝嘴，张开嘴巴，噙住了奶头。

见我六哥终于吃奶了，我大伯娘兴奋得直叫我大伯，嗨，当家的快来看呢，他吃了呢，他吃了呢。

其实我大伯是刀子嘴，豆腐心，我六哥不吃奶，光是哭，他看着也很着急，急得在屋子里兜圈子，兜够了，到院子里叫住我爹，递给他一块钱，让他去跟张家湾的张端公讨要一张符，拿回来贴在门上，避避邪气。我大伯说完就要出门，我爹问他哪里去，我大伯说他去土镇买两斤肉回来，再买点纸钱、香烛，准备把家神和土地菩萨拜拜，怕是他们故意和他为难。我大伯在说“他”的时候，焦虑地往屋里探了一眼。

我爹拿着一块钱去跟张端公讨符，谁晓得张端公是个水涨船高的家伙，他晓得我六哥生下来不吃奶的事情，平常一块钱一张的符，此刻却要两块半。两块半就两块半吧，我爹咬咬牙，垫了一块半，才把那符拿回来，贴在大门上。贴好符，我大伯也回来了，买了纸钱、香烛和猪肉，见了我爹，我大伯晃晃手里的东西，叹息说，拜了家神和土地，就没有盐巴吃了。我爹心里说，你吃不成盐巴，我还垫了一块半呢，但是口头却劝慰我大伯，要把心思放宽些，钱是小事，只要他肯吃奶就好了。

肉刚煮熟，我大伯正准备要去拜家神和土地，就听见我大伯娘兴奋地叫他，说我六哥开始吃奶了。

这的确是个好消息。我五哥，四哥，三哥，二哥和大哥围在那块刚出锅的香气四溢的猪肉前，每个人的眼睛都是那么光彩鲜亮。他们兴奋地重复着我大伯娘的话，说，他吃奶了呢，他肯吃奶了呢。我大伯高兴的劲头刚一上来，但是一看面前我的五个堂哥，神色马上就黯淡下去了，如同一匹被贪婪的狼群包围的疲惫的老马……

那块敬奉家神和土地的肉，被当作了给我大伯娘下奶的补品。我大伯娘吃了那肉，鼓鼓囊囊的奶子却突然不出奶水了。医疗站的医生看了说是我六哥在吃奶的时候吹了，把奶吹回去了。为了能够让那奶水继续像以前那样汩汩流淌，已经买不回来盐巴的我的大伯，孤身一人去了爱城，去卖血，卖血买药，买下奶水的药。

他真是一个害人精啊！他先是差点害死你大伯娘，接着又差点害死你大伯啊！我娘说，前头五个都吃得好好的，你大伯娘的那对奶子谁不说厉害啊！你大伯一辈子穷，穷得都快舀水不上锅了，穷得你大伯娘生你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五哥的时候，统共加起来没吃到一百个鸡蛋、十斤油，顿顿是青菜叶子稀饭，稀得饭碗里能照出影子来，可是他们却个个都壮实得牛犊子似的，靠的是啥呢？靠的就是你大伯娘的那对奶子！你大伯娘奶娃娃的时候谁个女人不羡慕啊，那奶水咕嘟咕嘟跟泉水一样往外涌。可是为啥偏偏到他的时候，那奶子咋就出了问题呢？为啥前五个不晓得吹，就他晓得吹呢？早晓得没奶就没奶嘛，还不如饿死他算了，也少了后来的那么多麻烦……

我爹说，我大伯去卖血的时候，染上了肝炎，病了整整十年，这十年时间，大伯吃的药要用车运船载，家里也因此更加贫困了。我娘说，幸好我大伯病倒了，要不然，依照我大伯娘的肚皮，还可以生出老七、老八、老九，甚至老十、老十一来……

2

我六哥很小的时候，就表露出与众不同的秉性来，他特别好动，脑子也特别好用。

我比我六哥小三岁多，在我幼年的记忆里，我挨我爹娘的第一顿打，就是因为我六哥。那天早晨太阳刚刚挂上院子里那棵核桃树的枝头，我六哥看着我靠在墙上吮指头，就过来问我要不要吃南瓜米米？

南瓜米米就是南瓜籽。

那正是南瓜出产的初秋季节，我娘偶尔会摘一个南瓜回来做饭，挖出的南瓜米米先放在太阳下面晒干，然后留一部分做来年的种子，剩余一点在锅里炒熟，装在我的口袋里算是我的零食。捂着口袋里喷香的南瓜米米，我是不敢独享的，我得赶紧先去我大伯家给我六哥“上供”。这个“上供”是我和我六哥之间的一个秘密，一旦我有啥好吃的，就必须先给他吃，因为我要是不这样的话，他就会偷偷地揍我。我六哥揍人很讲究，他打肚子，打完了他还问我，你晓得我为啥要打你肚子么？我痛苦地摇着脑袋。我六哥说，如果我打你身子其他地方，就会留下印记，我打你肚子就不会。有很多次我被我六哥打得不停地呕吐，一吃下去东西就吐。我娘问我咋了，我不敢说。如果我说了，我六哥打死也不会承认他打过我，而且下一次他揍我可能还会更狠一些。最要命的是，我六哥揍我的时候，他还

不准我哭。他说，你看看我，我啥时候挨打哭过？

你如果要吃南瓜米米，就跟我来，你想吃多少南瓜米米，我给你多少南瓜米米！我六哥说。

于是我就跟我六哥去了。

那时候大家都喜欢在房前屋后种南瓜、冬瓜、西瓜啥的，也只有种在房前屋后，因为其他的土地是生产队的，而且种在房前屋后有人看管，不会被偷。我六哥带着我穿过一片田野，他说要去秦村的会计玻璃猴子家，因为玻璃猴子今年种的南瓜多，结得也不少，前两天他去侦察过，数了数，一根藤蔓上最多的结了五个大南瓜，还都熟透了。

到了玻璃猴子家的院子后面，我们听见里面人声鼎沸，我说走吧，要是人家出来了，我们就完了。我六哥说不怕，玻璃猴子今天过生日，家里正忙着准备吃喝呢，我们得赶紧下手。我六哥要我学他的样子埋下脑袋，而且下脚也要特别轻，别弄出啥响动。到了那些南瓜面前，我六哥先挑选了一个黄黄的已经上了霜粉的南瓜下手，他把南瓜掀起来，掏出一把小刀，将南瓜的屁股剜掉，伸手进去从里面掏出瓜瓤装进我拎着的一个口袋里，完了，再将剜掉的南瓜屁股塞上去，重新放回原样。依照这个方法，我六哥一连掏了五个大南瓜。最后还将一泡臭不可闻的屎拉进了南瓜肚子里。

我六哥和我拎着一口袋南瓜瓤，过了秦河，跑到山湾那边的一个僻静的山窝里，找到一处水洼，先将瓤淘洗掉，然后寻到一块平整的石板，把那些瓜子摊在上面晾晒。等做完这一切，我六哥就要我和他一起去捡柴火，说很快就可以吃到喷喷香的炒南瓜米米了。我说没有锅咋吃啊。我六哥说你别管，我有办法，你只管多捡些柴火就行了。柴火捡好了，我六哥要我再捡些石子。指头大的石子，要干净的。我六哥比划着说。干净的石子不好捡，大都是带泥的。我六哥让我去水洼边把那些带泥的石子洗一洗，他去拿个东西来。我以为我六哥是要去拿一口锅来，但是没想到他却拿了个瓦罐子来。

我们点燃火，一边添柴一边将那些石子丢进火堆。等火熄灭了，我六哥找来根树枝，从火堆里扒拉出石子，夹起来丢进那只瓦罐里。过了一阵，我六哥说好了，让我和他一起赶快去把南瓜米米捧过来往瓦罐子里放。放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六哥说好了。他捋了两把树叶垫在手上，然后抱住瓦罐子慢慢摇晃，摇晃了一阵，我就闻到了炒瓜子的香气从瓦罐子里溢了出来，那香气越来越黏稠，让我垂涎欲滴。

你看着干啥，去捡柴火去。我六哥瞪了我一眼。我去捡了几把柴火回来，一双腿就再也挪不开了，我完全被那香气勾住了。我六哥白了我一眼，没再理我，继续摇着罐子。摇晃了许久，才说好了。他伸手从罐子里撮起几粒瓜子丢进嘴里，说，真他妈香啊。我以为他要给我撮几粒吃，没想他却让我继续去捡柴火。等我磨磨蹭蹭捡了两把柴火回来的时候，我六哥已经将瓦罐子里的石子全部扒拉出来了，他生着火，将那些石子丢进去继续烧。我探了探那瓦罐子，以为我六哥已经把里面的南瓜米米全吃干净了。我六哥把瓦罐子捧给我，说，你抓吧，多抓两把，赶紧吃，还有下一锅呢。

我六哥用瓦罐子炒出来的远比我娘用铁锅炒出来的好吃多了。那天上午，我和我六哥

吃了一肚子的炒南瓜米米。我六哥非得要把那么多南瓜米米吃完，不能带一粒回去，因为一旦被大人看见，就等于露出了马脚，一追问，我这个不经事的家伙就会把他供出来。我说我不会，但是我六哥却不相信我。结果我们两个就硬撑着把那么多的南瓜米米吃完了，一吃完，我就感到肚子不舒服，疼，别别扭扭地疼。

我和我六哥回到家里刚刚中午。见我神情痛苦，我娘急了，问我咋了。我哪里说得呢。我娘见问不出我啥来，就去问我六哥，问他把我带到啥地方去了。我六哥说没带哪里去，就在村子里东走走，西走走，然后就回来了。我娘见问不出个啥话，就去将我爹叫了回来，我爹回来就直接问我六哥，问他是不是打我了，我六哥说我没打他，你要不相信你问他，你问他看我打没打他。于是我爹就来问我，我说没打，真的没打，我六哥对我好得很。我爹怎么也不相信。就在这时，我的肚子一阵乱叫，赶紧去了茅坑，刚刚蹲下，我就听见了玻璃猴子的老婆那喊天叫地的声音由远渐近，一路奔嚎过来……

那天下午，几乎整个村庄都在谈论玻璃猴子被我六哥暗算了的事，说着说着，就哄哄烂笑。

玻璃猴子是秦村的会计，人矮小精瘦，眼睛贼亮，精明且善于盘算，照说坏人的说法，就是“一肚子的坏水”，照秦村人的说法，就是“站着坐着都是主意”。这样一个顶尖级的聪明人，却被我六哥给暗算了。那天中午，玻璃猴子的老婆看见来的客人多，菜不够，就去摘南瓜。玻璃猴子的老婆看着那么多的大南瓜，喜滋滋的，不晓得从哪一个下手，就大声问屋子里的玻璃猴子，摘哪一个呢？玻璃猴子说，你就摘靠边上的那一个吧，大前天我看了，那一个屁眼小，肯定甜，好吃。玻璃猴子的老婆就摘回去了。放在锅台上拿刀子一砍，一股臭气冲天而起——

最可恨的是，那从瓜肚子里流淌出来的东西，顺着锅台一部分流淌进了一锅刚刚煮好的肉里，一部分流进了一锅刚刚下了米的饭锅里……

后来的事情是这样的，玻璃猴子的老婆滚在地上号啕大哭，玻璃猴子气得都要蹿上屋顶了，那些前来给玻璃猴子过生日的客人们也都义愤填膺，用最恶毒的语言谴责这种把屎拉进南瓜肚子里的恶毒行为……

他们几乎都没咋想，就把这恶毒的事情和我六哥联系在了一起。因为这样的事情，整个秦村只有我六哥做得出来。

再后来玻璃猴子和他老婆以及客人们都赶到了我们家里。我六哥起初不承认，玻璃猴子眼珠子一转，来了主意，他说，你要是没做，你就到外面来对天起誓。我六哥说起誓就起誓，就站到了太阳底下。玻璃猴子说，你就说如果这事情是你做的不敢承认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爹的忌日！

这时候我大伯在床上已经听明白外面是咋回事了，急得要起来，但是却被我大伯娘死死摁住，说你刚吃了药，病才有点好转，别一闹腾又重了，就算白费了。

我大伯气得长叹一声，仰头倒下，剧烈地咳嗽起来。这咳嗽声让我六哥身子一抽一抽的。我六哥说，如果这事情真是我做的我不敢承认，明年的今天就是我的忌日！

玻璃猴子冷笑一声说，你不能说你，得说是你爹！

我六哥支吾起来。

玻璃猴子叹息说，咳，我还以为你是个啥好汉呢，大丈夫敢作敢当，做都做了，还不敢承认？算啥爹生的娘养的，我看是狗生猪养的胆小鬼吧，到了这分上，还得拿娘老子的命来垫背……

我六哥嚷起来，说，你放狗屁，哪个是胆小鬼了？哪个说我拿娘老子的命来垫背了？是我做的又咋样？你敢把老子的鸡巴啃了！早晓得我还该把另外几个南瓜都给拉上屎呢，让你们全家都吃屎！让你们家亲戚也跟着吃屎！

有亲戚听不下去了，气得要上来揍我六哥，被玻璃猴子挡住了。玻璃猴子说，我们不啃他的鸡巴，他那么一点东西，我们这么多人，咋够呢？喂一条小猫也不够塞牙缝啊。我们今天也不吃屎，吃的东西多得是呢。

说着，玻璃猴子清清嗓门，叫唤起我大伯的名字，我大伯在屋子里应着。玻璃猴子大声说，安老大，你虽然不识字，但是你们家有识文断字的人，你儿子干了些啥，你耳朵不聋，也听见了。你听见了么？我大伯在屋子里说听见了。玻璃猴子说，听见了就好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我过生日，我不想把事情闹大了，要是想闹大的话，把你家给砸了也不冤枉，我只是想啊，你儿子把我精心准备了几天的饭菜给糟蹋了，现在大家都等着吃。吃啥，你给个主意吧。我大伯只是叹气，长一声短一声。玻璃猴子说，你既然想不出来主意，我给你想吧！

说着，玻璃猴子向他身后的那些亲戚朋友一挥手，他自己率先扑向了一只鸡，那只鸡灵活地一甩脑袋，跑开了。玻璃猴子操起一根竹竿，跟在鸡后面，猛地一阵乱扫，那只鸡被打断了双腿，躺在地上咯咯叫唤着直扑腾。玻璃猴子的亲戚见玻璃猴子追鸡，他们也追，一只大黄鸡见追得紧，慌忙向我们家门口逃窜，却被玻璃猴子的老婆半道上截住，一扁担打翻在地上。我娘不依了，跑去抢夺，说那只大黄鸡是我们家的，不是我大伯家的。玻璃猴子说，我们没错，你要是认为错了，就先去问问你的那个宝贝疙瘩吧。

当我爹把我从茅坑里拎出来的时候，院子里鸡毛漫天，犹如纷飞的桃花。玻璃猴子他们抓着鸡，逮着鸭，捧着猪油罐子，拎着米口袋，站在我面前怒目而视。我哪里见过这阵势，没等他们问，就慌忙将我和我六哥上午的所作所为一一说了。

你这娃真乖，长大肯定有出息。玻璃猴子跟我爹说，只是要记得近墨者黑，近朱者赤，跟着真神学仙人，跟着师婆拜假神……千万别让人带坏了，到时候就可惜啰！

我爹站在那里神情木木的。

玻璃猴子走了，飞扬的鸡毛也落了地，我爹的巴掌也忍无可忍地落到了我的屁股上。我爹打完，紧接着是我娘。

我大伯娘也要揍我六哥，可是我大伯却不准。我大伯叫过我爹，要他帮忙下手，说我大伯娘下手总是很弱，打跟没打一样，不顶事。我爹得了我大伯的吩咐，准备了一根棍子，计划要好好揍我六哥一顿。可是就在我爹揪住我六哥的时候，我六哥的一句话让他举起的

棍子赶紧放了下来，我六哥瞪着我爹说，你要敢打我，我就弄死你的娃！

后来我爹跟我娘说，他晓得老六那混蛋小子是啥事情都做得出来的。

3 我大伯刚刚从床上爬起来的第三天，我六哥就在我们家干下了一桩恶毒事。

三天前，我大伯感觉身体舒坦了许多，就起身去爱城复查。医生说，他的病基本上已经好了，以后注意保养就是……没等医生说完，我大伯就乐颠颠地走了，还听医生那么些话干啥呢，好了就好呗，注意保养，以为是城里啊，家里还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呢。

我大伯用准备抓药的钱买了瓶好酒，还买了菜，他这是要去看我三叔。三叔在爱城食品厂下属的一个屠宰场工作。这么些年来，我大伯如果不靠我三叔的帮衬，为他寻医问药，他怕是早就不在人世间了。听说我大伯的病好了，我三叔也十分高兴，一半是为我大伯重新恢复健康，一半是为他自己——背负在身上的包袱毕竟卸下来了嘛。

三天后，我大伯兴高采烈地回来了，刚一回到家，我爹就捧着一个砂罐子进门来了。我大伯呵呵笑着，说，老二，我病好了，今后就请弟媳别给我炖啥营养了。我爹说，一只鸡。我大伯说，你把你那只下蛋的芦花鸡杀了？我爹说是。我大伯说你不给你老婆吃，送我这里来干啥，我们兄弟家，路还长着呢……我大伯话虽然这么说，却还是笑呵呵地接过了那只砂罐子，却突然抽了抽鼻子，大惑不解地问，这啥东西这么臭啊？老二，这啥东西啊？

我爹眼泪扑簌簌地直往下掉，说，哥，教育教育吧，再不教育教育，我们家就要出杀人犯了！

其实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。那时我娘刚刚生了我弟弟。我爹一直想再有一个儿子，没想到这么容易就如愿以偿了。为了感谢我娘，也为了让她的奶水更加充足，我爹不顾我娘的反对，将家里正在下蛋的一只芦花鸡杀了。早之前许久，我爹就在酝酿怎么让我娘吃好这只鸡。他专门将一只砂罐子洗干净，还到处搜罗那些破鞋子，因为他听说用破鞋煨砂罐子，这样炖出来的肉是最香的，最有营养的。

我爹将那些破鞋子烧着，煨在砂罐子边，然后坐在那里守着，脸上荡漾着幸福的笑容。燃烧的鞋子虽然臭，但是却无法压抑住从锅里弥漫出来的香气，那些香气就像草丛里的鲜花，在下午的阳光里绽放出美丽的花瓣，招来无数漂亮的蝴蝶，当然也会惹来讨厌的毒蜂——我六哥就是其中一只！

当我六哥寻着香气来到我爹身边的时候，我爹并没有意识到可能出现的危险。

炖的啥？我六哥问。

我爹从来就不喜欢我六哥，如果他在家，基本上是不允许我六哥登门的，我六哥一来，他就虎着脸，更不允许我跟六哥来往，甚至连多说几句话都不准。我爹说，他咋不让人记恨呢，不仅害己，而且害人，他一生下来就让我损失一块半，而且为了这一块半，我还差点和你大伯把关系闹僵。这事发生在我大伯患上肝炎后的第几个年头，我记不清楚，但是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我爹记得非常清楚。我爹说他那天见我大伯心情不坏，坐在门槛上张望着即将收获的庄稼，露出难得的笑容，就走过去和他说起当初去张端公那里求符的事情，说他还垫了一块半。我大伯看了看我爹，说，不是一块钱一张么？我爹说，可是那天他就要两块半，你给了我一块，还短一块半……我大伯“咦”了声，我爹就不晓得应该再咋说了，住了嘴，看着我大伯。我大伯嘴角抽动了一下，似乎在心里冷笑，他说，怪事了，人家从来都是要一块的。我爹说，可能他晓得老六的事情，故意作难，要水涨船高吧。我大伯站起来，冷冰冰地抛下句话，早晓得要两块半，你就不应该拿符回来，让他死球算了！我爹顿时感到憋屈，说，要让他死，你又何苦那么急？我大伯回到屋里，转过身子，像丢石头一样丢了句硬邦邦的话——都是一块，你偏说两块半。我爹急了，他根本没有要我大伯还那一块半的意思，只是觉得搁在心里，亏亏的，空空的，要说出来给我大伯听听才安稳，现在说出来了，却被我大伯误解了。于是发誓说，我要是说了假话，我叫痨病害死。偏偏我大伯那时候正患着肝炎，听了他这话，以为我爹故意拿话戳他，气咻咻地说，你哪里是在要这一块半，不过是看我养了那么个东西，把家搞成这样子，笑话我……

我问你炖的啥呢？我六哥问。

你的鼻子呢？堵住了么？我爹问。

是肉。我六哥抽抽鼻子，说，我闻着了，是肉。

我爹不耐烦地冲着我六哥挥挥手，要他滚远点，别在这里碍手碍脚的。但是我六哥却只是后退了一小步，两只眼睛落在那砂罐子上。

啥时候炖得熟呢？我六哥问。

干你屁事！我爹说。

我想吃，你给我吃么？我六哥问。

给你吃啊？我爹指了指地上的一疙瘩鸡屎，说，去捡吧！

那是鸡屎。我六哥说。

你这种人只配吃鸡屎啊！难道你还想吃鸡肉不成？我爹站起来拧着我六哥的耳朵，像拎一只尿壶似的将他拎了出去。

你真不给我吃鸡肉？我六哥龇牙咧嘴地一边嗷嗷叫着，一边问我爹。

我爹没理会他，回头又往砂罐子边煨了几只破鞋子。

你真的不给我吃鸡肉么？我六哥捂着刚刚被拧的耳朵，问我爹。我爹威胁道，你如果再在外面叫唤，我就给你喂鸡屎了！我六哥住了嘴。我爹压根没想到我六哥的厉害，他以为威胁住了我六哥，却没想到很快他就遭到了我六哥疯狂的报复，这报复的结果让他现在一旦想起来，还愤恨不已。

那可是一锅鸡肉啊！我爹悲痛地叹息道。

就在我爹去拿碗筷准备先给我娘舀一勺子尝尝的那么一点时间，我六哥的报复行动就得手了。他将好大几砣鸡屎丢进了那只鸡肉翻滚香气四溢的砂罐子里，当我爹拿着碗筷出来的时候，他正用树棍一边在里面使劲搅和，一边咧嘴窃笑。

后来我爹将里面的鸡肉选出来，用清水洗了，再加水熬煮，端给我娘的时候我娘坚决不吃，不停地挥手让我爹赶紧拿开。我爹说，别说你娘吃不下去，就连我也吃不下去啊，连着清洗了几遍，还有一股鸡屎臭。

4 我们一直坚信，要是我六哥生在革命年代——前提是他必须学好——那么他肯定会是一个无比坚强的革命党人，必须得将所有的秘密都交给他保管，比如联络地点和暗号，还有花名册以及埋藏的武器粮食……因为就算他被反动派抓住，无论他们使用啥严刑拷打，比如灌辣椒水、坐老虎凳、钉竹签子，都不可能让他开口，让他屈服。连我爹都感叹说，我六哥那么瘦弱的一个身子，简直就是一颗坚不可摧的铁弹子，我大伯拿他根本就不可能有啥办法，尽管他后来到处寻觅治理人的手段，但是这些手段在我六哥面前却不起丝毫作用。我娘说，不管是谁，要是他养着我六哥那样的儿子，也一样会是狗咬乌龟，无处下口。

“鸡屎事件”发生后，我大伯并没有立即发作，他平静地对我爹说，你先把这个砂罐子端回去吧，我叫你嫂赶紧给你抓一只鸡送过来，得赶紧让你老婆吃上鸡肉。我爹抹了眼泪说，我不是过来要鸡的，一只鸡是小事，吃不吃不会死人，但是得要管管他，要不然像这样下去，咋得了啊……我们都是正正派派、清清白白、门风好得很的人家啊！我大伯没有理会我爹，他使了个眼神，我大伯娘就去鸡圈里抓鸡去了。我爹听到鸡叫，慌忙过去让我大伯娘把鸡放了，但是我大伯娘却不，她红着眼圈，一手擒住鸡的翅膀，一手伸进鸡的屁眼，鸡脖子一抻，“嗷”地叫唤一声，我大伯娘嗳口气说，还有蛋呢，明天早上就要下了。

鸡被抓住了，送到我大伯面前。我大伯看看我爹，问，是你杀还是我杀。我爹已经不晓得该说啥了。我大伯站起来，把鸡从我大伯娘手里接过来，拔了脖子上的毛，去厨房里拿了菜刀和碗出来，我爹还没来得及上前阻拦，我大伯手里的菜刀一晃，那血就像一根笔直的红线，垂挂在了碗里，那只鸡使劲地一蹬爪子，然后慢慢地往回缩，缩着缩着，又一蹬，蹬，蹬得笔直，再缩回来，就不动了，脑袋耷拉在我大伯手上。我大伯把鸡递给我爹，我爹不接，他又递给我大伯娘，说，你去，给弟媳炖上，别用那只砂罐子了，就在饭锅里炖吧，一样好吃。

我爹跟在我大伯娘身后，悻悻地回了屋。

我大伯坐在门槛上，抽出后腰上的旱烟袋，从怀里摸出烟荷包，把旱烟袋脑袋伸到里面装满，取出来，叼在嘴巴上，啪啪地打打火机。大伯的打火机是灌汽油用打火石的那种，非常好使，我都可以啪的一下打燃。但是这天傍晚，我大伯却接连打了三十多下，只见上面冒火星子，却不见燃火。我真担心照这么打下去，火石会很快用光，大伯应该像他以往那样把打火机甩一甩，然后再打，那样就容易打燃了。但是我大伯却始终忘记了这个环节，我上前提醒他，他才记得甩一甩，然后一打，果然就燃了。

我大伯眯缝着眼睛，望着在面前飘忽的烟雾，若有所思的样子。

突然，我大伯就像想起啥重要的事情要马上去办，忽地在烟袋嘴上使劲一吹，将烟灰吹了出去，翘起一只脚，将烟袋在鞋底上轻轻磕了磕，顺手别在后腰，站起来，开始大声地吆喝我六哥：老六，老六……

我六哥聪明，早就看出了我大伯隐藏在平静神情下的盛怒。他没敢答应，顺着墙角悄悄溜回屋里，钻到床底下，他计划牺牲一顿晚饭，等大家都熄灯睡了，再爬上床睡觉。我六哥天真地以为，等到明天清晨，一切都烟消云散了。

我大伯叫了一阵，没回应。我大伯就开始叫老大、老二、老三、老四、老五，大家都应声而出，在我大伯面前站成一排。我大伯背着手，身子微微前倾，问，你们看见了老六没有？大家都摇头。我大伯点点头，围着他们绕了个圈子，站定，说，你们去把他找出来，要是找不出来，哪个也莫想吃饭，还都要给我跪到天亮。我的五个堂哥低头应答，接着分头去找。

结果我三哥在床下发现了我六哥的行踪。我三哥是个结巴，他说，老……老……老六，爹叫……叫……叫你。要在以往，我六哥肯定会学我三哥的结巴，说我……我……我不……不去。但是这天他却一个劲头地哀求我三哥，说，三哥，你就说我不在这里吧。我三哥直起身，往外喊道，爹，老……老……老六说他……他不在……在这里。我大伯说，他在哪里？我三哥说，床……床……床底下……

老大、老二，你们去把他给我拖出来！我大伯吼道。

我大哥和二哥应声而去，像拖一条死狗一样将我六哥拖到院子里。

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你们把他给我看住了！我大伯说完，转身出了院子。我六哥被我大哥、二哥、三哥围在当中，蹲在地上，瞅瞅这个，瞧瞧那个，似乎要从他们当中发现一条缝，然后冷不防地像泥鳅一样哧溜一声钻出去，消失在暮色里。我二哥瞧出了他的计谋，他跟我大哥说，我们得摁住他，要不然他逃跑了，爹肯定饶不过我们。我大哥表示同意。两人上前摁的时候，我六哥却不让，一再保证自己不会逃跑。正当兄弟几个争执的时候，我大伯回来了，手里拿着一根黄荆条。

黄荆是一种灌木，它的枝条细长、柔韧、刚劲。村里有一头配种的大牯牛，它以为养着它只是为了干那事，咋个也不愿意耕地，没有哪个有本事把犁枷佩上它的肩头，要是逼急了，它就红着眼睛呼呼地喷着粗气，尥开蹄子冲你来。为了驯服它，我三叔将它拴到那棵老槐树上，去砍了一大捆黄荆条，往它面前一丢，大牯牛神色立即就慌张了。我三叔抽出一根黄荆条，手一扬，那黄荆条划破空气，发出嗖的一声刺响，抽打在大牯牛的身上，只听得一声脆响，大牯牛身子一耸，整个身子蹿得老高，等刚一落地，我三叔又抽了过去，只抽打了几下，大牯牛就发出哞哞的哀号声，表示服帖了。等到再给它佩犁枷的时候，它刚要尥蹄子，我三叔一晃手里的黄荆条，它立马老老实实。在黄荆条的威慑下，大牯牛从此向土地屈服。

我六哥没有道理不晓得黄荆条的威力，那天我三叔驯服大牯牛的时候，他也在场，他

还指着大牯牛肚子下面那疙瘩卵蛋，提醒我三叔不要抽着那里了，说抽着那里大牯牛就尿不出来，就没办法配种了。我三叔当时还笑话他，说这混球还晓得这些。此刻，当我大伯拿着黄荆条出现在我六哥面前的时候，他的神情比那大牯牛还慌张。

见了黄荆条，我大哥、二哥他们就像见了剧毒的鸡龟儿蛇一样，慌忙四下散开，躲得远远的。我大伯将黄荆条在空中一抽，立刻发出一声碎裂的脆响，我六哥站起来刚撒开脚丫子要跑，只见我大伯抡着黄荆条横着一扫，噗一声闷响，我六哥的身子一晃，哎哟地叫唤一声，扑倒在地。我大伯上前，没等他爬起来，手中的黄荆条又嗖地一下抽过去，我们都清楚地看见，黄荆条正好击打在我六哥的后背上，我六哥就像电影里的中弹者一样，身子一仰，又一个狗扑。我大伯娘正在我们家灶膛前剁鸡肉，听见黄荆条划破空气的嗖嗖声，慌忙跑出去，一见我大伯那么凶狠地抽打我六哥，要上前劝阻。还没等我大伯娘走进院子，我大伯手里的黄荆条就像天空中蓝色的闪电一样劈中了她。我大伯娘叫唤一声，捂住被击中的屁股，不敢再上前了。

来吧，我叫你也尝尝这啥滋味。我大伯铁青着脸，恶狠狠地瞪着我大伯娘。

打吧，打死了好，少一张嘴巴吃饭，都清静。我大伯娘抹着眼泪，回了屋，将门砰的关上。

我六哥起初还凄厉地叫唤两声，但是很快他就不叫唤了，就像一个陀螺一样，被我大伯抽得满院子滴溜溜地滚得很欢。我大伯也不吱声，只管把手里的黄荆条每一下都抡得很饱满，落点也非常准确。我爹早在一边看着了，看着看着，他急了，大声喊叫道，大哥，这样下去要打死他的。但是我大伯却没有歇手的意思，黄荆条在空中发出嗖嗖的脆声，满院子的空气都被抽得破碎了，玻璃一样洒落在院子里，寒光闪闪。

我看见大哥、二哥他们几个，全在寒光中簌簌发抖。

5

当我爹从我大伯手里夺下那根黄荆条的时候，我六哥已经奄奄一息。我大伯气喘吁吁地走到我六哥跟前，喝问道，晓得为啥要挨打么？我六哥瞥了他一眼，浑身只是战栗，并不答话。后来我爹告诉我，当时我六哥的眼神是冰凉的，没有一丝慌乱和恐惧，就更别说有啥眼泪了。他才多大的娃娃啊，像他那么大的娃娃被毛虫蛰一下都要哭叫半天，可是那么打他，他连眼泪都没有一颗。我爹感叹说。

晓得为啥要挨打么？我大伯又喝问一声。这一回，我六哥连瞥都不瞥他一眼了。我爹要上前扶起我六哥，但是我大伯却不准，他非得要我六哥说句话，让他晓得这顿暴打是因为啥。但是我六哥却紧闭着嘴唇，怎么也不吱声。见他不吱声，我大伯从地上又拾起那根黄荆条，黄荆条已经断成了两截，我大伯拿着黄荆条的手，哆嗦得就像打摆子。我爹急了，跺着脚说，你就认个错吧。

那天我六哥始终没有认错，他蜷缩在地上，像一只马上就要死去的小猫。我大伯将黄荆条挥舞了几次，再落不下去了。最后我大伯把手里的黄荆条扔了，跟我爹说，你把他送

到医疗站去看看吧。

我爹像拾一堆烂肉似的，小心地将我六哥从地上拾起来，我大伯娘赶紧拿过来一床被褥将他捂住，由我爹抱着他，我大伯娘跟在我爹身后，一路小声地啜泣着，向医疗站走去。

我爹回来的时候已经深夜。半夜我醒来的时候我听见我爹在跟我娘谈论我六哥。我爹感叹说，他身上的皮肉没一点好处，全被打烂了，医生都不晓得从哪里下药了。我娘说，你哥哥也真够狠的，下死手。我爹叹息一声说，也不能这么说，那是气毒了，你说老六这家伙，他要是哭两声，哥听见心头一软，也肯定就松了手，可是他就不哭，不哭不说，哥打他的时候，他还拿眼睛瞅他，你说可恨不可恨。我娘说，是啊，他咋就不哭呢？我爹也正为这想不开，突然听我娘像有啥重大发现似的惊诧地说道，咦，是不是他不晓得疼啊，没知觉啊，听说这世上就有这样的人呢，被人砍一刀，血流干了都不晓得疼痛。

我娘的月子只坐了四十天，我六哥却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。这两个多月里，我从来不敢进入他的那间屋子，因为害怕他打我。我三哥进去过一次，就被他打得哭哭啼啼。那是我六哥挨打后的第二天，我三哥过去看他，却没想到刚一走进去，就捂着脑袋哭着跑出来了，跑到我大伯娘身边，说老六打了他。我大伯娘在洗衣裳，洗的是我六哥的血衣，那身衣裤上面全是血污，大伯娘洗了一个早晨都没有洗干净，心头正烦躁呢，见我三哥过来哭啼，气不打一处来，说你没招惹他，他咋会打你。我三哥结巴了半天，才说清楚，说他并没有去招惹我六哥，他刚探了个头去，脑袋上就挨了一石子。我三哥说着，松开手，让我大伯娘看他脑袋上的包。大伯娘没好气地将他往边上一搡，吆喝道，活该，怎么没打死，都打死了，免得淘气。这时候我大伯走出来，瞥了一眼我大伯娘，无声地走了。

在我们秦村，我大伯和大伯娘是一对人人称赞的模范夫妻，两人平素连红脸话都不会说一句，相敬如宾，彼此关爱。如果我大伯娘出去打猪草晚一点回来，我大伯就要亲自去寻找，然后接过猪草背篓，一路细声慢语地跟我大伯娘说着趣事回到家中。当然，如果不是我大伯娘的精心照料，我大伯早被肝炎夺去了性命。那时候我大伯娘不晓得从哪里听说了一个竹油可以治疗肝炎的偏方，就带着我大哥、二哥和三哥他们去后山砍竹子，将竹子扛回家，用刀再砍成小段，然后拿到火上面去烤，等那一点汁水烤出来，小心地滴到碗中……我大哥、二哥和三哥他们都不是有耐心的人，讨厌烟熏火燎不自在，烤一阵子就跑了，就我大伯娘凑在火堆前，烤完一截再烤下一截，通宵达旦，到第二日天明的时候，两眼流泪，竟然看不到路了。然而这一对相敬相爱的老夫妻，却因为他们最后一个儿子老六闹起了别扭，我大伯娘最不服气的就是我大伯竟然舍得打她，而且是下了狠心的。我大伯娘在我娘面前扒了裤子，让她看屁股，屁股上一条红红的印，像是被火烫了似的肿着。我大伯娘愤恨地说，弟媳呢，你都不晓得，我坐板凳，都只敢坐半个屁股。我娘安慰她说，大嫂，哥那是气急了，老六是他的亲儿，他不也是那么狠心地打么？男人就是这样，急火一攻心，天王老子都不认了。我大伯娘一听我娘提起我六哥，就又抹起了眼泪，说，我挨了一下都受不了，他挨了那么多下啊，整个都不成个人形了。我娘说那是为了他好，为了他能长记性，黄荆条儿下面出好人嘛。见我大伯娘痛心的样子，我娘就埋怨起了我爹，说

他真不应该为了那么一砂罐子鸡肉去告老六的状。但是话刚一出口，就被我大伯娘截住了，说，其实这一顿打，他早该挨了，前两天我从外面往家里走，看见他正干坏事呢。我娘问啥坏事。我大伯娘欲言又止，最后说，他不是个好东西，当初就不该生他，生了也该弄死。我娘又问，我大伯娘才吞吞吐吐地说，她看见我六哥在村头扒人家郑三炮的女儿郑玉儿的裤子……

我六哥躺在牛圈边的屋子里，那间屋子原来是我三叔用来堆积草料的，后来我三叔走了，因为家中娃娃不断多起来，我大伯就收拾出来做了我六哥和我五哥的睡屋。但是我五哥早就不敢跟我六哥睡一起了，因为我五哥尿床，一尿床，我六哥就要揍他，不是把鼻血打出来，就是把身上拧得全是青紫的疙瘩。

在我六哥养伤的那段日子里，我二哥进过那屋子一次，出来时同样像我三哥那样捂着脑袋，嘶嘶地吸着凉气，龇牙咧嘴地告诫我们，大家千万不要贸然进老六的“班房”，说那个混蛋不晓得在哪里找了那么多石子放在他的枕头边，好大一堆。

老天，他被抽成那样，都还这么厉害啊！我们都感叹，从此对他心生畏惧。

老六躺在床上的那些日子，每天都是我大伯娘送饭过去。有时候我娘在吃鸡蛋的时候，悄悄留一个，然后悄悄叫我大伯娘过来，将鸡蛋悄悄给她，让她悄悄给老六送过去，叮嘱说万万不可以叫我晓得了，叫我大哥、二哥、三哥他们晓得了。对此我大伯娘十分感激，因为总算还有一个人和她一样关心着我六哥。

其实我大伯娘对我六哥的爱，用“关心”二字来表达，是根本不够的。她总是对我六哥多一份偏爱，对这一点，我娘解释说，那是完全应该的。因为我大伯娘生我六哥实在太艰难了。但是我无法理解，我说我大伯娘真怪，为啥我六哥那么折磨她，都折磨得要死了，她却偏偏要对他那么好呢？我娘叹息说，你们这些娃娃，哪里晓得当娘的心思哟。

我大伯娘对我六哥确实偏爱，她总是拿几个鸡蛋塞给她最信任的我四哥，让他去村头代销店换糖果。我四哥就捂着那几个鸡蛋，做贼似的悄悄离开家，去代销店换回糖果，然后给我大伯娘使个眼色，先进了里屋。我大伯娘随后跟着进去，我三哥和我五哥瞥见了，要尾随着进去，却被我大伯娘支开，赶紧关上房门。我四哥一边交代交易情况，一边将糖果一个不剩地掏出来。我大伯娘揣好糖果，突然记得还应该给我四哥一点报酬，就从口袋里掏出一粒，剥了纸，塞到我四哥嘴巴里，嘱咐他一定要吃了，才可以出门。其实我三哥和五哥他们并没有走开，一直在门口站着，见我大伯娘出来，就问老四在里面干啥，嚷嚷着要往里面去，但是却被我大伯娘搡开了。我大伯娘关上房门，告诉他们，老四不像他们那样不心疼娘，他在屋里给娘找顶针。我三哥和五哥半信半疑，说我们也可以给娘找啊。等到他们见我大伯娘走开了，就叫唤着老四，老四，砰砰地敲门。我四哥出来了，说，顶针找着了。当我四哥得意洋洋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后，我三哥抽抽鼻子问我五哥，老……老……老五，你闻……闻……闻着没有？我五哥问啥闻着没有？我三哥又抽抽鼻子，说，老……老四身……身上香，像……像……像是刚……刚吃……吃了糖。

多年以后我四哥回忆往事，就说，当年那些糖，多半都没吃出啥味道，因为害怕老三、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